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四十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俟軒子賦

一十首

疑賦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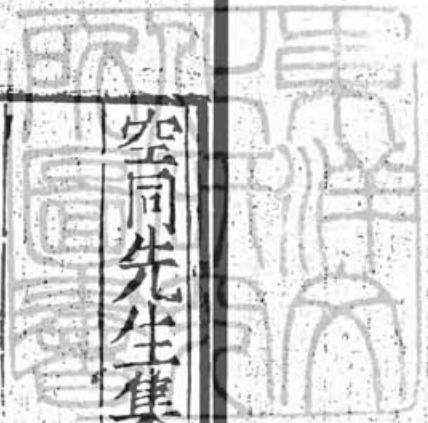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400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400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乾坤高卑易矣。星辰在下。江河逆矣。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碑文八首

禹廟碑

雙忠祠碑

嘯臺重修碑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嘯臺重修碑

鄆陵縣城碑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碑文八首

○禹廟碑

李于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湯遐聊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輪築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德

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飢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得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馮其辭曰。天門兮。顯闕赫赤赤兮。雲吐窈窕。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右迎神。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我飭

陽侯兮。清路靈靄靄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柰何。右降神。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玉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者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

我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

歲齒善切備也
尼普拜切具也

子季子一作
李夢陽

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平乃茲猥焉卑也竊聞
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恤其小故欲啓遐詔
來必有闡名撫實於是歲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
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芻屋翼如財靡幣
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
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歛以悲曹者問之
知黷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頽泚面
赤者車將過而輒為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
干之事子季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干墓云
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
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

紉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
而待放逢何死也季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
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
戚䟽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
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
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
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鷄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押
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
國君為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

矣。曰：若是則于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
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
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
子既賦迎送神辭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
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
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
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遺邑學
生王漢揚桂來言碑事，辭曰：君各乘兮，兩騶分前導。
兮四旗沛連卷兮，雲際條若留兮。歛若逝，執天枰兮。
震河鼓，靈裊裊兮。疇怨苦林冥冥兮，嶮艱驚風兮。河
波瞰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滂沱 右迎神 魏頌

兮廣顧怒目兮，頽丹左設瑚兮。右璉靈並慘兮，不懽
按長缺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日窈
杳兮。即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絙兮。萬舞優有聞兮，太
息祝申申兮。告予曰：秉直兮，匪躬遭閔兮。遘凶疇杳
兮，綽約庸之弗疑兮。謂為哲邦殄瘁兮，后隕顛二代
墟兮。心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
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劒兮。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
雙凌倒景兮。斡陰陽五風兮，十雨福我氓兮。有稌有
黍 右送神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

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
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
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
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
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今修焉已爲祠
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
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
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
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
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
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

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
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
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人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
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
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
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
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
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
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敖苦約而天下以爲矯故過不

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
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
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
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習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
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
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
政者也政視其施恩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湯之先
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習之聞也乃卒不免於
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
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
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

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
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
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
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侑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
南有穰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
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
之云許名先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年
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祠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初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噏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解爲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傷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

哉

繫與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圯新而繪塑而級而隅而祭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巖巖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

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
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
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
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
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
留侯夷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
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
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

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
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灑
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
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
衄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
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
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
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龜臚
日月易舍。養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訖陵廟岌岌
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
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畀弗疑。公泣視
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
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
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
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
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
無死死有榮。壞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跂望漣洏。茲邦胥居。氓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
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
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
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
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生。天地非養無
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
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
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

時成制恒備好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
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故先王
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
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
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
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
竊聞之孔子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
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
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
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
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

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
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僞行欺世
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于譽而不可使
天下無伏羲之穡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
天下無養士之人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豐豐言變
通與詩曰視民不恠君子是則是倣茲之謂也是田
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
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
察則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
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
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

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之矣

鄢陵縣城碑

年月鄢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堞道道翼翼濯濯下壑上削晝道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大靡聒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覩者嘆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

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隍垣巖池凸汗穢黃蒿徑蹊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騶駟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爲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爲弗已忸也誠弗已也即以爲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爲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麇

裴誚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始盜之入也鄢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荼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奚以荼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厝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馱及城事興果有誦知縣章於監者覈焉獲顛末乃於是罪誦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

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鄢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鄢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鄢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鄢學諭甲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鄢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

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
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
下也蹕於汴駐馬但遣將北伐於是汴為京設衛
十有六填實之乎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
皆孰也然又重孰而城根孰若石入之地又數尺既
頓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為
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
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
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
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啜小
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

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
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
協於厥迪於是弔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
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
乃僉罔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
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癘
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
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弔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
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
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帑金若干介更稍稍益之便
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益兵城之役

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執

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堊木石榱炭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旣一門繼五門旣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紓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凹完齷濇淺䟽塞遠而望之樓櫓暈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榴鐵樞虹梁臥衝隍塹縈輸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嶮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充實旌檠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

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
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
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
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散杵壞畚無妄
棄者汴之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
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睥之子
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
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
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爲碑
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
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後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

邦一作都

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
國不以山蹊之嶮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也
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爲治也
内外交飭本末且修順時豫防設嶮爲固人心雖和
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
也障内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
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
治者本末外交飭而具修可也

且一作具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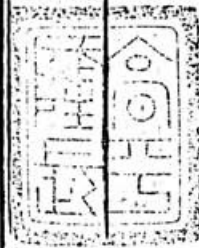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

左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
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
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
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
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
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
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
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
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清之理也
昔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
求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夢

軍之清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
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
日愈清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
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
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句稽民必大
擾擾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
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
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聞久者聞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効是軍也不終清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
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
彼閒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

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
往者也勸來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鑿
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文奚啻河
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
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不之能爲者此則
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蓋二十倍于前然
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頰君前在茲亦理渚之
才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

空同先生集卷四十





卷之四

